

诸葛宇聪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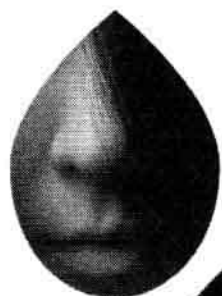
命运时刻被操控在别人手中，
予取予求，人生，仿佛禁锢在囚笼里。

一号嫌疑人

绝望之下，布下匪夷所思的诡局，

涉案人员通通变成被操控的棋子，任由摆布！一号嫌疑人，究竟设下怎样的骇人诡局？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一号 嫌疑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号嫌疑人 / 诸葛宇聪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229-04599-9

I. ①—… II. ①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4456 号

一号嫌疑人

YIHAO XIANYI REN

诸葛宇聪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万小红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书舟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新世界文慧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制版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30 千字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599-9

定价: 28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序 章 / 001
- 第一章 连环奸杀案 / 003
- 第二章 设下诡局 / 018
- 第三章 诱饵 / 049
- 第四章 三个嫌疑人 / 078
- 第五章 独闯民宅 / 107
- 第六章 一号嫌疑人 / 128
- 第七章 解密诡局 / 156
- 第八章 局中有局 / 185
- 第九章 完美作案 / 220
- 第十章 堂弟的手记——精神囚笼 / 256
- 第十一章 尾声 / 277

序 章

我一直在强迫自己忘掉那件事，但它却像艾滋病毒一样，不管我用什么办法和手段，都无法从记忆里清除。

事实上，情况比这要糟糕得多。

我不但没能忘掉那件事，反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被那件事困扰了整整半年，工作和生活彻底被搅乱了。其间，我也尝试过换个角度去面对它，但这反而让我更苦恼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当初“自作聪明”，那件事的结局不会是现在这样，我也不会陷入无尽的苦恼中。可那时谁又能想到，它背后竟隐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真相呢！

大概是一周前，堂兄陆浩来看望我。来之前，他就听说我生病了，但见面后还是大吃一惊。

“天呐！半年没见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？”

陆浩是一名刑警，我被卷入那件事，全拜他所赐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斜眼看着他，没做任何回答。

陆浩很快就猜到了我生病的原因，脸上浮现出不安和焦虑的神情。他皱眉缄默了好一阵，才开口说道：“那件事都过去了半年，你就别太放在心上了。更何况责任不在你，你只是帮我们警方做了一番正确的推理……”

一 号 嫌疑人

“够了，你这个冷血的家伙！”我气愤地打断他的话，大吼道，“我真希望从没帮过你，那样，就会是另一个结局！”

我的话似乎刺激到了陆浩，没待多久，他就以警局有事为由离开了。临走前，他写下一个监狱的地址，并告诉我，要想摆脱苦恼就不能选择逃避。

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说实话，我害怕去监狱见那个人。倒不是因为那人有多么邪恶，而是我内心的负罪感在作怪——这样说吧，我害怕看到那双绝望得令人窒息的眼睛，害怕那人再向我讲述那件事背后的可怕真相。

但是，经过一周的反复思量，我还是决定去见那个人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不想永远生活在苦恼中。

陆浩的方法是正确的。从监狱回来后，我心中的苦恼消散了大半，也终于可以鼓足勇气把半年前发生的那件事讲述出来。

那件事，要从那个流淌着鲜血、充斥着阴谋和罪恶的夜晚讲起……

第一章 连环奸杀案

1

9月2日，凌晨2点25分。

苏可曼腹部传来一阵疼痛，虽不强烈，却足以迫使她从昏睡中醒来。她没有马上睁开眼睛，而是动了动手臂。指尖触到了柔软的棉被，她想，我正躺在家里的床上。

“她有反应了。”

耳边忽然响起陌生男人的声音，接着又听一个女人接话说：“氯仿的剂量刚刚好，要是再多一点，她就永远不会醒来了。”

“我家里怎么会有陌生人，难道是坏人闯进来了？”

苏可曼紧张极了，快速睁开眼睛。斜上方射来的白光很耀眼，她只好眯起眼睛，胆怯地打量四周。墙壁粉饰得雪白，没有任何家具和装饰，却摆着几台大型仪器，日光灯也和家里的一样。

这是个完全陌生的房间！

再看床边，站着两男一女三个陌生人，都穿着白大褂，神情严肃。

“他们是医生。天呐！我怎么会躺在医院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苏可曼感到头痛欲裂，仿佛大脑刚刚被有毒液体浸泡过似的，不过，她还是很快就回忆起了那恐怖的一幕。

一号嫌疑人

霎时，一股冷汗从额头流下来，身体也开始剧烈颤抖。

医生们似乎早有准备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三人中年龄最长的女医生俯下身，抓着她颤抖的手，轻声安慰道：“别紧张，你现在很安全。”

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，使劲甩开女医生的手，惊恐地大叫：“不！不……别碰我！”她布满血丝的双眼用力瞪大，直直盯着女医生。

女医生被她的样子吓坏了，本能地后退两步。另外两个男医生也不知所措。

可能是刚才用力过猛，腹部又开始一阵阵疼痛。她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腹部，却猛然想起了什么，就一把扯掉盖在身上的棉被。她盯着平坦的小腹，手臂无力地垂下，眼神也从恐惧变成了绝望：“我……我的孩子呢？”

“抱歉，把你抬上急救车之前就掉了。”女医生跨前一步，满脸歉意地说，“我们尽力抢救了，但孩子只有6个月，身体器官还没发育完善，所以……”

这个答案犹如一记惊天霹雳，将她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劈得粉碎。苏可曼彻底崩溃了。

2

重症监护病房外。

苏可曼的家人和同事站在等候区焦急地等待着，病房的门旁守着一个穿便装的青年刑警，他叫陆浩，是京海市刑警三支队队长。

陆浩双臂在胸前交抱，宽阔的背脊倚靠着墙。他一夜没睡，轮廓鲜明的脸庞写满疲惫，但那双冷峻的眼睛却格外专注，正一眨不眨地盯着紧闭的房门。

昨天深夜，松江公园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。陆浩和同事赶到案发现场时，被害人已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。据报案群众称，深夜10点40分左右，公园里传出两声呼救，他们立刻冲了进去。找寻了几分钟后，在公园中央的小凉亭附近发现被害人，但作案人早已不见踪影。被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坪上，上衣被扯开，内衣和短裙完好地穿着。他们大声呼叫，可被害人毫无反应，就凑近几步仔细一看，这才发现短裙沾满了血迹，于是立即拨打120，并报了警。

由于现场遭到急救人员的无意识破坏，警方只找到两个物证——黑色手帕和空矿泉水瓶。技术人员在矿泉水瓶上提取到两枚清晰的指纹，之后又鉴定出两个物证都沾有氯仿。氯仿是一种剧毒化学药品，少量吸入就可致人昏迷，医生在被害人的血液里也检到了氯仿。

当听到“氯仿”这个关键词，刑警们的神经一下就绷紧了。

最近半年，京海市发生一起连环奸杀案，凶手作案时就是用氯仿迷昏被害人，然后实施犯罪。但所有案发现场都被凶手破坏，被害人又全部死亡，所以警方至今没找到破案的突破口。不过，警方曾在其中两个现场找到沾有氯仿的黑色手帕，和本案的物证几乎一模一样。综上所述，警方初步推断：本案极有可能与连环奸杀案同系一人所为。

刑警们仿佛看到了破案的曙光。医院方面也传来消息，被害人已脱离危险期。那么，只要她能提供有用的线索，破获连环奸杀案就指日可待。陆浩比任何一名刑警都激动，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连环案的主要负责人，更重要的是终于有机会揪出凶手，为惨死的未婚妻报仇了。

是的，陆浩的未婚妻也是连环案的被害人之一。

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，在那个大雨滂沱的黄昏，未婚妻赤裸的尸体被吊挂在废弃工厂里的一幕。那一刻，他含着泪跪在尸体

一 号 嫌疑人

前，发誓一定要将凶手缉拿归案。

现在，他终于有机会兑现誓言。

陆浩回过神，使劲攥了攥拳头，却听等候区的方向又传来了抽泣声。他扭头去看，原来是被害人的女同事趴在椅子上哭。

陆浩对她印象很深。刚才向被害人的亲友了解情况时，这位容貌颇美的女同事情绪严重失控，甚至比被害人的丈夫还要难过，想必她和被害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正想着，病房的门拉开了，走出一位中年女医生。

“她醒了？”陆浩赶紧凑过去问。

女医生冲他点点头，随手关上房门，然后侧头看向等候区。被害人的亲友正疾步走来。

房门关上的刹那，陆浩听到了被害人的哭声。他皱了皱眉头，问：“我可以进去了吧？”

“患者的身体很虚弱，情绪更是不稳定，你现在进去，肯定会刺激到她。”女医生直言不讳地说。

陆浩心里着急，恨不得立刻见到被害人，但女医生的话不无道理。与其现在进去刺激到被害人，还不如等情绪稳定下来再说。于是他退到一边，让被害人的亲友进入病房。

大概等了半个钟头，被害人的丈夫第一个推门而出。他中等身材，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，头发长而浓密，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。他径直走到陆浩身前，用悲愤的语调哀求道：“求你们警方，一定要抓到那个该死的杀人凶手！”

“杀人凶手？”

陆浩一惊，以为被害人突然死亡，急忙向病房看去。有几台医疗仪器遮住了床头，从他的角度看不到被害人，不过，病房里的气氛不像突发意外的样子。

“我的孩子……”被害人的丈夫半蹲在地上，双手痛苦地搓着脸，“孩子还没降生，就被该死的凶手夺去了生命。”

陆浩终于明白了“杀人凶手”的含义，心想，这起案子还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强奸未遂。这时，另外几个亲友走出病房，女医生也紧跟出来。她冲陆浩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可以进去了。

折腾了大半天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他让医生们在门外等候，然后进入病房，关紧门，快步走到病床前。

被害人平躺在床上，头部歪向外侧，蓬乱的长发散在枕边。在明亮灯光的照射下，她憔悴的脸显得异常苍白，嘴唇没有一丝血色，而眼眶却红肿得厉害，布满血丝的大眼睛空洞无神。

即便如此，陆浩还是能想象到，只要她稍加装饰，就会变身为标准的东方美女。特别是那双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，像极了某位偶像女明星，难怪她会被凶手盯上！

她见陆浩走到床前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睁大眼睛：“你是……警察？”她声音沙哑无力，想必是哭得太久了。

“对。很抱歉，这个时候还来打扰你。”陆浩尽量让表情和语气柔和一些。拿出警官证给她看过之后，他没有直奔主题，而是用关心的口吻问道：“感觉怎么样，身体好些了吧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动了动下巴。稍许，她轻叹了口气，从被子里伸出手，把散乱在枕边的长发拢到一侧。似乎这样做是出于对陆浩的尊重，同时也表明情绪稍稍稳定了。

陆浩看到她纤细的小臂上有几道伤痕，还没结痂，应该是案发时被什么东西刮伤的。他把目光移向她的脸，小心试探着问：“能和我说说案发时的情况吗？”

这句话仿佛刺痛了身体里最敏感的神经，刚刚稳定下来的情绪如洪水决堤般不可遏制。她的脸倏然绷紧，双眼恐惧地瞪大：“不！不……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

说完，那双大大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身体也开始剧烈颤抖。她干脆把头缩进被子里，哽咽着哭了。哭了好一阵，她才探出头，眼眶红肿得更厉害了，还有泪水在往下流。这悲伤的样子让人同

一 号 嫌疑人

情，陆浩掏出面巾纸递给她。

“我知道，发生这样不幸的事，对你很不公平。”陆浩劝慰道。

她一言不发，含泪望着天花板。

陆浩又安慰了几句，劝导说：“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，但伤害你的凶手正逍遥法外，只有你和我们警方合作，才能尽快把凶手缉拿归案。”

听到“凶手”二字，她脸色一变，颤抖着双手按在腹部。她突然缩回手，嘶哑着声音大吼道：“只要能抓到凶手，就算让我去死都行！”

沙哑的吼声在病房里回荡，仿佛宣泄着对凶手的恨意。

陆浩能理解一个将要成为母亲的女人，在痛失孩子后所承受的巨大打击，恐怕这比她本身遭受的痛苦要沉重许多倍。

等她情绪稍稍稳定后，陆浩从包里取出录音笔，问：“现在，可以说说案发时的情况了吧？”

她拭去眼角的泪珠儿，沉默了片刻，点点头。

“那好，就从你进入公园前说起。”陆浩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对了，要说得详细一些，千万别落下任何细节，哪怕是你觉得无关紧要的小事。”

苏可曼脸上又浮现出恐惧的神情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讲述数小时前发生的可怕事件。

夜里10点15分，我随着人流走出地铁站。虽是9月的深夜，空气仍闷热得厉害，我撩开黏在脸颊上的几缕长发，加快了脚步。有些偏瘦的制服和高跟凉鞋限制了走路的速度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想走得太快，因为我怀有6个月身孕。

对一个孕妇来说，本不应该深夜出行，可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办。我是一名数学老师，就职于新起点私立高中。半小时前，教务主任打来电话，称明天上午用来测试新生的试卷存在严重错误，

而我是出题人，就让我火速赶到学校。

试卷存在严重错误？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！那份试卷至少核对过五遍，同组的数学老师也帮着检查过，不可能存在严重错误啊。但是，教务主任和我的私人关系很不一般，她不可能骗我。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？

我反复揣摩着这件事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松江公园的大门前。这是个新建的公园，大门两侧立着几尊石雕，在路灯下反射着灰暗的光泽。但里面的照明设施还没安装，光线异常昏暗。学校就在公园的另一端，直穿过去是最近的路，否则要兜很大一个圈子。

时间紧迫，我径直走了进去。

刚一进入公园，我就发现小径旁的石椅上坐着一对情侣，正相拥在一起。看我走近，似乎吓了一跳，想必他们也没料到这么晚会有人进来。我装作没看见，快速从他们身边走过。

公园里的树木挺茂密，沿着小径走了一阵，光线越来越暗了。我每天上班都从这里穿过，对地形很熟，可还是第一次在深夜进来，心里难免有些紧张。特别是树丛里响起的昆虫的鸣叫声，在如此幽暗的环境里，显得十分刺耳。

一路走来，除了刚进公园看到的那对情侣外，再没遇到任何人，我不由得更紧张了。

突然，有什么东西扑打在脸上。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伸手去抓。这一下没抓到，但能判断出应该是蝴蝶之类的昆虫。我如释重负般吁出一口气，却忽然感到有点不对劲。

闷热的空气里似乎混杂着异样的气息，正一点点向我逼近，现在想来，那也许是女人特有的直觉在预警吧。我向四周扫了一眼，只能看清几米内的事物，鬼才知道茂密的树丛里会不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一 嫌疑人

我不敢逗留，快步向前走去。

当走到公园中央的凉亭时，忽听身后传来了微弱的声响，可以肯定，这绝不是昆虫的鸣叫。我的心一下就悬了起来，赶紧屏息凝听。

“嗒嗒……”

是脚步声！节奏不紧不慢，始终保持一定距离。

有人跟踪我！

我突然联想到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件极度恐怖的事情——最近半年，本市发生一起连环奸杀案，被害人都是年轻的女人，并且多半是在深夜的小公园或小巷里遇害，警方至今还没抓到凶手。

跟踪我的该不会是那个变态色魔吧？不！不可能，我怎会那么倒霉呢？虽然不愿相信厄运会降临在自己身上，但身后的脚步声却越发清晰了。

显然，身后那人正快速向我逼近。

我的心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，后背也沁出了一层冷汗。我不敢回头去看，也顾不得身后的人究竟是不是变态色魔了，拼命地向公园外跑。

但我只跑出两步，左脚就扭了一下，与此同时脚腕传来一阵剧痛，再想加速跑，左脚根本不听使唤了。

该死的高跟凉鞋！

就在我后悔不该穿高跟凉鞋出来时，忽然感到有人从身后冲上来。我吓得拼命地大叫，可刚喊了两声，就有个异物捂在了嘴上，接着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

苏可曼讲完已是满脸的冷汗，胸口也剧烈起伏着，仿佛又亲身经历了一次数小时前发生的可怕事件。

陆浩递过去一张面巾纸，等她情绪稍稍稳定后，问：“你也在新起点私立高中工作啊？”

她擦了擦汗，疑惑道：“对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真是挺巧的。”陆浩站得腿有点酸，就拉了把椅子坐下，“我堂弟也在新起点工作，他教物理。”

其实，在来医院之前，他就调查清楚苏可曼的基本信息了。陆浩认为，向她提起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堂弟，既可以快速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，还能使她充分信任自己，便于之后的沟通。不过，他说出堂弟的名字后，苏可曼只是说了声“哦，是他”，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，似乎他们并不怎么熟悉。

新起点高中有300多名教师，她和堂弟不熟也很正常。陆浩这样想着，盯着录音笔沉默了一会儿，抬起头问：“你刚才说，是在走到公园中央时，才发现被人跟踪的？”

她盯着手里的面巾纸，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
“从发现被跟踪到遭遇袭击晕倒的整个过程，你始终没看到凶手的样子？”

“对。”她这句回答得很干脆。

公园里没安装路灯，但并非伸手不见五指，所以来医院之前，陆浩认为被害人至少能看到凶手的大致模样。此刻听到她给出的答案，不由得心凉了半截。他不甘心，又追问了一句：“你确定连凶手的大致轮廓都没看到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我当时联想到那个变态色魔，心里害怕得要命，只想着赶紧逃出公园，哪还敢回头去看啊！”

陆浩失望极了，但还是颇具耐心地问：“你再仔细想一想，从地铁站去公园的路上，是否发现身边有什么可疑的人？”

她咬着下唇，略加回想后答道：“我当时很着急，就想赶紧赶到学校，根本没注意身边的人。不过进入公园之前，我向四周扫了一圈，别说可疑的人，周围几十米内连个人影都没有。”

陆浩彻底失望了，但至少有一点确凿无疑：凶手是在公园里埋伏，等待“猎物”出现后作案的。

一 嫌疑人

他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警方之前的推测结果是：连环案的凶手采取跟踪被害人的方式作案。可为什么偏偏昨晚的案子，凶手要蹲守在公园里作案呢？难道凶手早就盯上了苏可曼，对她了如指掌？

苏可曼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求证似地问：“警方也和我的想法一样吧？”

“嗯？什么想法？”

“啊，也许这是查案时要严守的秘密。”她看着陆浩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警方也认为袭击我和连环奸杀案的凶手是同一人吧？”

这确实是不能外泄的秘密。但如果不坦诚相告，可能会对接下来的询问产生障碍，至少她会对我失去信任。想到这点，陆浩说：“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，但根据现场的物证和凶手作案时使用的毒药，我们警方初步推断是同一人作案。”

“果真和我的预感一样。”她看着小臂上的伤痕，眼睛里闪过难以捉摸的神情。

陆浩叹了口气，心想只能从侧面去了解凶手的信息了，于是问道：“凶手冲到你身后时，你应该能感觉到什么吧？比如凶手的身高，力气的大小。”

“力气好像不算特别大……”

她皱紧两道细眉想了想，用力摇着头说：“不！应该说这一点我很难确定。因为凶手并不是先从后面抱住我，再去捂我的嘴，而是直接捂住了我的嘴。那东西刚捂到嘴上，我就昏倒了，可以说我没做任何反抗和挣扎，所以很难判断力气大小。至于身高，我就更无从判断了。”

陆浩在脑海里模拟她说的动作，心想这个动作真奇怪！如果第一下没捂住口鼻，或者偏差一点，很可能让她跑掉，那凶手为什么不先抱住她再捂嘴？难道是她发出了尖叫，凶手情急之下就

先去捂嘴？还是另有原因呢？

“哦，我突然想起一点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？”

“什么？”陆浩眼前一亮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被凶手捂住嘴的一刹那，我有一种奇怪的触感。”

“奇怪的触感？”

“对。我穿的是短袖的制服，被捂住嘴的一瞬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小臂上滑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是一种痒痒的触感，就像头发滑过的感觉一样。”

“嗯？”陆浩瞥向被她拢到枕头里侧的长发。

苏可曼猜到了他的想法，伸手把头发撩起来：“你看，我头发还不到肘弯，不可能触到小臂呀。”

“凶手捂住嘴时，你是否抬起过手臂？”陆浩追问。

“呃……我记不太清了。不过从条件反射的角度去想，我应该会抬手去抓捂在嘴上的异物吧。”她失望地叹了口气，露出歉意的表情，“我以为是一个重要线索，没想到竟是在抓的过程中，碰到了自己的头发。”

“不，现在还不能完全断定是这样的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她的语气漫不经心，目光也转向了天花板，似乎已经认定是碰到了自己的头发。

陆浩微笑地看着她，继续问：“你再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疑点和线索？”

“确实还有一点，但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线索。”她仍看着天花板。

“没关系，说吧。”

她转过头，突兀地问：“你吸烟，对吧？”

陆浩先是一怔，随即猜到了答案：“你是说，凶手身上有烟草味？”